

1932/12—1935/10

申報

自由談
目錄

巴金

申 报 自 由 谈 目 录

(1932.12——1935.10)

上海鲁迅纪念馆编



申報自由談集影

序

说起来已是抗日战争前夕的事情了，在上海，那时早就写了《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》的陈子展（炳堃）教授，有一次对我说，如果要写现代文学史，从《新青年》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；如果论述《新青年》以后杂感文的发展，黎烈文主编的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又不能不写，这样才说得清历史变化的面貌。子展的那本文学史，从湘乡古文、同光诗体谈起，一直谈到“五四”文学革命运动，其中涉及正在兴起的议论性讽刺散文，他引《庄子·天下篇》里“以天下为沉浊，不可与庄语”，和约翰·穆勒说的“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”两段话，然后发挥说：“生于现代的中国，要求庄语固然不可能，旁观冷嘲也不大容易”¹⁾。这几句话说得很好，只是刚开头便煞了尾。现在的这番议论，我想，大概是准备续写时候整个蓝图的一个局部吧，可惜终于没有写出来。但这位文学史家对杂感文的看法，尤其是对三十年代初期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在推动杂感文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，已经表达得十分肯定，十分清楚了。

子展是黎烈文主编《自由谈》时候的经常撰稿者，两人为湖南同乡，他对那一段历史是熟悉的，不过心有所昵，意有所锺，会不会形成一种偏见，对《自由谈》评价过高呢？经过仔细的思索和研究，我的结论是：不会！他的评价并不高！

我已经无法详细说明《申报》销路怎样因内容革新（包括《自由谈》的改组）而猛增了，但《自由谈》改组在文化界引起的哄动，却还象是昨天的事情一样，记忆犹新。即以杂感文为例，说来不过是每篇千字左右的短文

1) 陈炳堃：《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》第十一章，太平洋书店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版。

吧,其影响之大确实是空前的。被敌方恶意地指为“台柱”的鲁迅和茅盾,开始时,一个用“何家幹”、“丁萌”、“干”“游光”等笔名,一个用“玄”、“珠”、“朗损”、“仲方”等笔名,每隔两三天刊载一篇,筌路褴褛,蹊径独辟,真的起了登高呼号、擎旗前引的带头作用。左翼青年纷纷出动。老作家如陈望道、夏丏尊、周建人、叶圣陶大力响应,从各个角度刻划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特点:叶圣陶以《今天天气好呵!》为题,揭示了“自由”的本质,陈望道写了《法的讲法》、《长寿运动》等文。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:一向从事小说创作的人,这时也群起撰写短文,老舍写了《空城计》、《励友人书》、《打倒近视》,在风趣中透露了严肃的主题,使人作会心的微笑;沈从文写了《劝人读经》,题目刚一见报,许多人大吃一惊,以为他也主张克己复礼,尊孔崇儒,却原来劝读的是鲁迅曾经“舍金上梓”的《百喻经》;郁达夫除了《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》、《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》、《著书与教书》、《说模仿》等许多短论随笔外,还以他擅长的游记中最佳篇什如《方岩纪静》、《仙霞纪险》等篇送给《自由谈》;巴金也没有吝惜他的笔墨,自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刊出了《苦笑、呻吟与呼号——给我的哥哥》。张天翼写了《小林多喜二之死》和《看了西湖艺专四展以后》。不仅小说家如此,连本来并非做新文艺工作的人也来执笔,章太炎发表了《〈庐山志〉序》(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二日),柳亚子发表了《为〈断鸿零雁记〉给郑正秋先生的信》(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),到一九三四年“文言、白话、大众语”论争发生,八月一日刊登了吴稚晖的《大众语万岁》,《自由谈》作为一个报纸副刊,在文化界的地位更加巩固,它对青年群众的吸引力,也跟着不断地、空前地提高和加强了。

不过,这并不如国民党刊物《社会新闻》、《微言》等所说:鲁迅垄断了文坛,或者,左翼作家包办了《自由谈》。这样说没有一点事实的根据。譬如吧,上面提到的章太炎和吴稚晖,本是多年夙敌,“老死不相往来”,他们的终于在同一刊物上出现,试问,难道这是什么“垄断”和“霸占”所能

解释得了的吗?《自由谈》改组不久,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刊出启事,声明“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小说《时代与爱的歧路》业已数月,近来时接读者来信,表示倦意。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,自明日起将《时代与爱的歧路》停止刊载,……”以后,《微言》和《社会新闻》捏造事实,大肆宣传,说黎烈文在鲁迅指使下,排斥异己,“腰斩张资平”,企图为“左联”建立“清一色”的天下。他们把《自由谈》描绘成“赤色王国”,而鲁迅就是这个王国的“暴君”。“新闻”迅速地在小市民中间传播,互相告语,耸人听闻,说穿了自然是不值一笑的。当然,每个副刊都有自己的倾向,有倾向便有立场;为了团结作家,照顾《申报》的历史渊源,只要不违背这个起码的立场,文章便很容易在《自由谈》刊出。我甚至觉得,《自由谈》其实是“五四”以来一个最讲究广泛团结,真正做到“兼容并包”的刊物,章太炎与吴稚晖固然是一个例子,为了证明这点,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别人不大知道或者不大留意的事情来。

就以鲁迅和《自由谈》的关系为例吧,国民党刊物一直诬蔑他气量狭窄,不能容人,黎烈文言听计从,奉命惟谨。所谓“腰斩张资平”就是按照这个调子宣传开来的。那时还有一种说法,叫做:“挤掉”张资平,“气跑”曾今可,鲁迅率领“喽罗”包办了《自由谈》。事实怎样呢?我想指出的是:自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底开始,有一个时期几乎隔天一篇,用笔名为《自由谈》写开篇文章的岂凡,不是别人,正是鲁迅说的在《人言》上译载《谈监狱》,“扮出一个译者和编者”,文章“含着甚深的杀机”的“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”¹⁾。其次,被《准风月谈》《后记》称为“讨伐军中的最低能的一位”²⁾,化名“陈代”,写了《略论告密》、《略论放暗箭》,自说要从反对鲁迅中“得到一个恶意的满足”³⁾的林微音,也始终是《自由谈》的写稿人。再其次,那位说杂文“鸡零狗碎”⁴⁾,写杂文的人是“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

1) 《准风月谈·后记》

2) 《准风月谈·后记》

3) 林微音:《散文七辑·序》,绿社出版部,一九三七年一月。

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严肃的工作”¹⁾，而自己却不断地写着杂文的“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雋”²⁾，同样在《自由谈》上发表许多短文。这些事实，现在只要翻一翻影印的《自由谈》，便可以一清二楚，用不到饶舌了。那么，又怎么能说垄断了文坛，包办了《自由谈》呢？在当年，作为编辑的黎烈文是明白的，鲁迅呢，他的心里也明白，所以他说：“我知道《自由谈》并非同人杂志，‘自由’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，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。”³⁾这一段话，和发表在《自由谈》上一些文章，包括叶圣陶在改版第一天写的《今天天气好呵！》，精神完全一致，看来大家都意识到了自己文章的限度。将这些有限度的文章集合在一起，团结了更多的作家，我想，也许这正是《自由谈》的主要的成功吧。

我说限度，并不意味着文章的立场可以模糊，任何事情都有它自己的限度。至于《自由谈》的立场，作为一个副刊，倒是相当鲜明的，这一点表现在大大小小连续不断的论争上。在黎烈文、张梓生编辑《自由谈》时期，计算起来，这类论争（包括问题讨论）大概不下三十个吧。其中动员人数广泛，文章发表最多的，如大众语论争、儿童教育论争、小品文与“方巾气”论争；延续时间久长，先后反复最烈的，如关于翻译论争、旧戏锣鼓讨论、批评与谩骂论争；学术性较强的，如“著教生剋”论、“《二十四史》”、“《四库全书》珍本”问题；具有理论深度的，如“艺术论”、“讽刺与幽默”、写实主义与第一人称；命题严谨而措词有趣的，如关于“女人与说谎”、“基本英语”、“‘三层楼’与‘骨董’”的讨论；表现轻松而意义重大的，如对“文人相轻”、“京派与海派”、“别字”与简字的驳难；也有文艺界视为平淡无聊、而社会上却到处传播，哄动一时的，如因“腰斩张资平”案、“词的解

4) 林希雋：《再多些与再少些》，《文艺画报》第一卷第三期，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

1) 林希雋：《杂文和杂文家》，《现代》第五卷第五期，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。

2) 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。

3) 《伪自由书·前记》

4) 《伪自由书·后记》

放”案而引起的一系列“启事”对骂，鲁迅说这时候的文坛，好象进“入了‘启事时代’似的”¹⁾。张资平在“启事”中自称“坐不改名，行不改姓”，接着笔锋一转，“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，……”他故意说自己“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，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”，问题就转到谁的姊妹嫁给大商人作妾上。放赖撒泼，含血喷人，鲁迅说这是乡村流氓打架时手持“粪帚”的战法，“足令勇士却步”¹⁾。曾今可大吹大擂地刊登“启事”，宣传自己要“悄悄地离开这文坛”、因为文坛过于“污秽”，“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”，我只当他尊我为‘英雄’。”于是关键又落到究竟是英雄还是懦夫这一点。阿Q精神，跃然纸上，鲁迅说这位“曾大少真太脆弱”，“但恐怕他仍要回来的，中国人健忘，半年六月之后，就依然一个纯正的文学家了”²⁾。还有胡怀琛考证墨翟为印度人，受到茅盾嘲讽，终于发展为“柳宗元”要求胡怀琛道歉事件；余慕陶抄袭郑振铎《文学大纲》、赵景深《中国文学小史》，结果被封为“余文剪公”的前后经过；加上有人借何家槐、徐转蓬的创作纠纷，挑拨是非，打击“左联”。文坛景象，正反左右，一时都浓缩在《自由谈》上。就报纸副刊而言，《自由谈》确实感应敏锐，包罗万象，可以说是“五四”以来编得相当热闹、相当活泼的一个。

然而《自由谈》的成功又不光因为热闹和活泼。不错，人们第一个印象，往往为它的五光十色、绚丽多彩而惊叹。杂感之外，散文、随笔、速写、游记、读书记、小考证、文艺评论、科学小品、短篇翻译等等，应有尽有。其中最受欢迎的，是每天一篇属于议论性的杂感文——也即被称为“花边文学”的一种。根据我的记忆，正式采用“花边”将这类短文框了起来，似乎开始于张梓生接编以后。黎烈文担任编辑时期，只框短诗，或在文章斜角加个“花边”而已；不过用两栏地位，排一篇杂感，形同方块，每天见报，却早成为惯例，实际上已经等于没有“花边”的“花边文学”。这种做法，并

1) 《鲁迅书信集·致黎烈文》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

2) 《鲁迅书信集·致黎烈文》一九三三年七月一十四日

且为《时事新报》、《中华日报》、《晨报》等同一时期的报纸副刊所袭用，群起仿效，蔚然成风。有的作者甚至说，“没有‘花边文学’就不热闹，就不会……抓得住人。”因此自己宁愿为《自由谈》而不愿为其他副刊写稿¹⁾。议论性短文所以受作者读者欢迎，深入人心，原因之一是由于它反应迅速，提出问题及时。《自由谈》上“花边文学”执笔人多，论述既广，剖析更深。我以为后一点，又和编者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启事所说：“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，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幹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，……”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。

在这之前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，编辑室已曾登出启事，声明《自由谈》除特约稿件外，广收外稿，“凡是合用的稿件，不问作者为谁，决定刊载；凡不合用的稿件，就是最好的朋友的作品，也断然割爱。”以示编者不问亲疏，不论新老，一律从文章出发，公平对待。副刊总的说来做到了这一点。但是，我们现在试着翻阅一下《自由谈》上的文章，尤其是所谓“花边文学”，就会觉得，如果没有那些老作家的引导，不是他们从复杂的生活现象中提出问题，揭示规律，做到条分缕析，一针见血，文章就不可能达到那么熟练的程度，具有那么深刻的水平，副刊的吸引力也会随着减低，这样说，又不得不归功于上述几位已有成就的作家，特别是写得最多的鲁迅了。这本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但在这里，我觉得也应当提到瞿秋白，因为鲁迅的有些文章，也是秋白的文章。正是在《自由谈》这个小小阵地上，鲁迅和瞿秋白，出色地表现了他们两人之间不分尔我、一体战斗的千古不灭的友谊——这是革命的战斗的友谊。

根据许广平《鲁迅回忆录》记载，瞿秋白用鲁迅笔名发表的文章十篇，全部写于一九三三年，连同写作日期分别为：《伸冤》（三月七日）、《曲的解放》（三月九日）、《迎头经》（三月十四日）、《出卖灵魂的秘诀》（三月二十二日）、《最艺术的国家》（三月三十日）、《关于女人》（四月十一日）、

1) 林徽音：《散文七辑·序》，绿社出版部，一九三七年一月。

《真假堂·吉诃德》(四月十一日)、《内外》(四月十一日)、《透底》(四月十一日)、《大观园的人才》(四月二十四日)。其中《关于女人》、《真假堂·吉诃德》发表于六月十五日出版的《申报月刊》，署名“洛文”，其它全部刊登于《自由谈》。除第一篇和最后一篇署名“干”外，别的都署“何家幹”，发表日期一般比写作日期迟两天，相差最多的为八天。直到现在为止，大家都因袭许广平的说法，以为瞿秋白用鲁迅笔名发表的文章共计十篇，如果仔细统计一下，实际上应为十四篇。一九五七年版《鲁迅全集》注释中另有两篇，即《王道诗话》(三月五日)、《中国文与中国人》(十月二十五日)。后一篇较晚，收入《准风月谈》。还有其它两篇是：一、《〈子夜〉和国货年》，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及三日、署名“乐雯”，“乐雯”是鲁迅的笔名；二、《儿时》发表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，署名“子明”，“子明”也是鲁迅的笔名。我曾根据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夜鲁迅致黎烈文信所说：“无聊文又成两篇，今呈上。《儿时》一类之文，因近来心粗气浮，颇不易为；一涉笔，总不免含有芒刺，真是如何是好。”¹⁾将《儿时》当作鲁迅的文章收入《鲁迅全集补遗》。以后在瞿秋白遗稿里，发现这篇短文的剪报，证明它和《伸冤》等一样，也是用鲁迅笔名发表的瞿秋白的杂感，所不同者，《儿时》、《〈子夜〉和国货年》两篇，没有收入过鲁迅杂文集，仅仅是借用鲁迅的笔名，在《自由谈》上公开发表而已。

许广平还追述了瞿秋白和鲁迅商讨这些短文的经过，着重地谈到瞿秋白，文章说：“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，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，经过两人交换意见，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，然后由他执笔写出。他下笔很迅速，住在我们家里时，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、三时为休息时间，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，都不去打扰他。到时候了，他自己开门出来，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、二篇，给鲁迅来看。”²⁾这一情景写得很精彩。看似平凡，不事雕饰。然而却亲切，动人，象一幅画图，内涵的精神

1) 《鲁迅书信集·致黎烈文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夜。

2) 许广平：《鲁迅回忆录·瞿秋白与鲁迅》。

十分丰富,美,让人似乎看到了一个活着的瞿秋白,一个手拿诗卷笑吟吟的潇洒不凡的瞿秋白。这是我们研究瞿秋白发表在《自由谈》上那些杂感时需要珍重参考的材料。

也许有人会说将瞿秋白的杂文比作诗卷不大恰当,应该说成匕首才是,我以为即使有匕首的作用,也仍然是诗——一束诗。《自由谈》常登漫画,兼刊民歌,新诗则以短小的居多。虽然不象别的副刊那样经常登诗,但说它不重视是不对的,类如《周作人诗读法》(林语堂)、《从孔融到陶潜的路》(曹聚仁)、《“请教生先‘两’首诗”》(痰迷)等固然是杂感文的变相,但它毕竟连续发表了陈子展(于时夏)的《诗经试译》,刊登了许多研究和讨论新诗与旧诗的文章,同时,它还要求每一篇短文都是诗,都有诗意,因此《自由谈》又发表了许多美丽的诗一样的散文。

我以为这方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艾芜,他以“岳萌”、“刘明”、“斐儿”等笔名,先后为《自由谈》写了为数不少漂亮的散文,形式有游记也有速写,边陲风光,异国景色,一一映入笔底,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。此外如叶紫、何谷天、草明、彭家煌、黑婴等,也在速写、小小说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,各各表现了他们熟悉的富于乡土色彩的生活图景,连诗人臧克家、蒲风也写了寄意深远的短文。至于有关考证和掌故文字,阿英写得最多,子展的《蘧庐絮语》很受欢迎。他和黄芝岗两人对旧戏锣鼓的讨论,本来是属于戏曲和音乐范围的问题,与时事无关,由于化名讨论,历时较久,居然引起种种猜测,豺狼当道,人命危浅,在谣诼纷纭中,不得不偃旗息鼓,足见当时政治空气之低沉与凛冽了。

黎烈文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起接编《自由谈》,至一九三四年五月九日刊登启事,宣布辞职,他借口现因事忙、无暇兼顾,“自即日起,关于本刊一切事项,由张梓生先生主持。”前后编了一年六个月另九天。这个“即日”我记得比较清楚。那时何家槐、徐转蓬的创作纠纷已近尾声,从四月十四日廖沫沙(荃荃)发表《人间何世?》开始,关于《人间世》也即小品

文问题的论争正在展开,先后发表的有《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》(林语堂)、《过去的幽灵》(胡风)、《谈“小品文”和“幽默”》(由)、《论文坛上的摩登风气》(古董)、《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》(曹聚仁)、《周作人诗读法》(林语堂)、《关于小孩》(大野)、《方巾气研究》(林语堂)、《论“天真”》(吴容)、《小品文的生机》(崇巽)等文章。林语堂在《周作人诗读法》一文中,怀疑有些文章为“登龙未就”的章克标所写,因此中间还夹着郭明、谢云翼、林语堂、章克标的来往函件。互相驳难,战火正烈。到五月九日黎烈文声明辞职那天,又登出痰迷的《“请教先生‘两’首诗”并序》。两首诗写得很好。序文说:“知堂老人,五十自寿有诗。海内名流,纷纷奉和。独以某公,‘拂地裤缘疑病马’一联,可谓奇绝。此外,‘茶苦由来即苦茶’,亦可算见道之言。迷亦好诗,藉韵奉林先生两首,以博一粲。”第二天,也就是五月十日晚上,林语堂为《人间世》创刊在忆定盘路(今江苏路)寓所请客,谈到黎烈文辞职的事,林语堂说这诗是临去的“马后炮”。又对执笔者作种种推测。筵散回寓,鲁迅雇车将徐訏(《人间世》两编辑之一)和我顺道带至北四川路,他在车中问我批评林语堂的究竟是哪些人,我说我不清楚,但发表在《自由谈》上的却不象是章克标手笔,理由之一是立论公允,没有一点挟嫌报复的痕迹。我还觉得《人间何世?》这个题目很好,虽然作者说创刊号登着周作人十六吋放大照片,又是旧诗,又是用黑边框起来的手迹,一时以为“错买了一本摩登讣文”,这话不免刻薄,但看上去可又实在相象哩。

张梓生接编以后停止了这个论争。但《自由谈》内容基本上和先前相同,说得上一句“萧规曹随”。到得这年九、十月间,形势又紧张起来,十一月十三日,《申报》总经理史量才被南京政府派特务暗杀,副刊编者受到内外压力,不得不涂上一层保护色,逐渐用文艺短论代替了社会批评,使冲突不那么直接。如果我的记忆不错,那时张梓生已经不大露脸,而由吴景崧出面代行一切。景崧自己以“向隅”笔名,写了一些评论,至于将文艺问题用短论形式作较多发挥的,是辛人、任白戈、张香山、屈轶(王任叔)、梅

雨、林林、立波诸人。至于当时受大家注意的文艺理论家，其中胡风一改过去用“古飞”笔名写《西崽哲学》、《辩证法与江湖诀》的兴头，似乎不大为《自由谈》执笔，周扬继续以“企”、“企影”、“左企”等笔名，介绍外国文学，诸如《从比兰台罗说到文学上的悲观主义》、《现实的与浪漫的》、《忧郁的文学》等篇。《自由谈》上的那些文艺短论，虽然篇幅太短，言不尽意，但因刊登及时，仍然受到了作者、读者普遍的欢迎和关心。

诚如子展所说，《自由谈》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写到的副刊，应当归功于以鲁迅为首的一批老作家的倡导和前引，这一点是不能抹煞的。但我还想补充几句。有一次，我曾亲自听鲁迅对编者黎烈文说：办刊物，开始时拉老作家帮忙，但出了几期，总是这几个老人却不行。刊物办得是否出色，不仅在于有没有好文章，还要看它是否培养了新人。我不知道编者对这段话作何感想。但从黎烈文到张梓生，在大约两年十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无论是杂感，是散文，是探讨文艺原理的短论，都象野草一样在磐石底下曲折地生长，出现了一批新人。即以作家为例，已经成名的靳以、芦焚、欧阳山、白尘、徐盈暂且不说，新起的如姚雪垠、刘白羽、周而复、林娜（司马文森）、柯灵、黑丁、荒煤、罗洪等也大都发硌于此，在这里试练他们的笔墨。真的，作杂感的人多起来了，写散文、小说的人多起来了，攻文艺理论的人多起来了，历尽艰险，经过磨砺，曾是三十年代文艺大军的一个小小支队，终于脱胎蜕壳，逐渐地走向了壮大，走向了坚实。

现在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。我们的生活起了空前的变化，我们的队伍有了惊人的发展，时移世易，追思畴昔，恰如登山的人中途回顾，虽然眼底历历，想起来却又似真似假，将信将疑，不管人们感觉的是赞叹，是惋惜，是颂扬，是鄙夷，总不能不承认那就是我们的来处，我们的起步点，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吧。仅仅这点，我以为也是一件大有意义的事情。是为序。

唐 弢 一九八一年三月八日

目 录

序.....	(1)
--------	-------

目 录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.....	(1)
一九三三年一至十二月.....	(4)
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十二月.....	(29)
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十月.....	(55)

篇名索引 (以篇名首字笔划为序)

一至五划.....	(73)
六至十划.....	(86)
十一至十五划.....	(110)
十六至二十一划.....	(119)

作者索引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一至五划.....	(120)
六至十划.....	(129)
十一至十五划.....	(157)
十六至二十一划.....	(166)
附录：一九三八年十月.....	(169)
鲁 迅、茅 盾、瞿秋白在申报自由谈撰文用的笔名.....	(171)

编 后 记	(172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三二年目录

十二月

一日

幕前致词	编者
托勒得的珍珠	法国 P.Merimee 作 冰之译
汤饼宴	谢六逸
“今天天气好呵!”	叶圣陶
新生的自由谈	冰莹
写于杯盘狼藉之后	星子
民意测验	编者
时代与爱的歧路(一)	张资平

二日

笑	编者
新婚之夜(一)	冰莹
冷风寒月	逸名
黑夜照相的成功	曹仲渊
纽约之街	吾
最近日本妇女的爱国运动	剑风
民意测验	编者
投稿简章	编者

三日

哭	编者
新婚之夜(二)	冰莹
原恕	徇
悬垂飞行铁道	琼
自纽约说到伦敦	吾
我所看见的法国女子	冰之女士
民意测验	编者
投稿简章	编者
时代与爱的歧路(三)	张资平

四日

怒	编者
新婚之夜(三)	冰莹
初冬之街头	星子

儿童的王国	吾
现在德国妇女的地位	剑风
民意测验	编者
投稿简章	编者
编辑室	编者
时代与爱的歧路(四)	张资平

五日

骂	编者
新婚之夜(四)	冰莹
民意测验	编者
时代与爱的歧路(五)	张资平

六日

关于衣的话	井
新婚之夜(五)	冰莹
搬家	星子
物体由高处下落之偏东	声
苏俄的托儿所	克多
民意测验	编者
投稿简章	编者
时代与爱的歧路(六)	张资平

七日

自由	行
胭脂	侍桁
才能的遗传	声
现在世界最大的轮船	琼
苏俄的幼稚园	克多
民意测验	编者
投稿简章	编者
时代与爱的歧路(七)	张资平

八日

关于住的话	曼
方形堡的攻克(一)	法国 美里美 作 藁 影 译
电视	鹤
给小朋友们	碧云

命尽脉绝	子 房	一封没有代价的情书	齐 辩
民意测验	编 者	云南的猓獭(三)	王 俞
投稿简章	编 者	巴黎的爱斐尔铁塔	直 生
时代与爱的歧路(八)	张资平	我理想中的爱人	剑 风
九 日		民意测验	编 者
英雄	星 子	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四)	张资平
方形堡的攻克(二)	法国 美里美作	十五 日	
	藁 影译	日本刀	星
孤独	冰 莹	他们的路(一)	H.Barbusse 作
谈“幽默”	侍 桁		藁 影译
地球的年龄	逢 壬	蚁	金仲华
时代与爱的歧路(九)	张资平	红叶	江天蔚
十 日		给云裳	王婉容女士
“爱国奖券”	柳	橡皮布的新发明	逢 壬
方形堡的攻克(三)	法国 美里美作	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五)	张资平
	藁 影译	十六 日	
自由谈编辑部启事	编 者	“赌”教育	星 子
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)	张资平	他们的路(二)	H.Barbusse 作
十一 日			藁 影译
“恨”与“爱”	行	期待	芦 苇
窃钩者流(一)	朱 雯	打架	芜
猫	幽 鸣	冬郊	司 晨
募捐	王婉容女士	海的深度的测量法	镜
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一)	张资平	“恋爱条件”之讨论	中 杰
十二 日		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六)	张资平
梦	寒 星	十七 日	
窃钩者流(二)	朱 雯	殉贿坑	华
谁说中国教育不普及?	石	在江轮上(一)	侍 桁
云南的猓獭(一)	王 俞	面壁绮语	叶灵凤
男子的真面目	婉珍女士	澳洲土人之奇闻	维 翰
编辑室启事(一)	编 者	中国人和日本人	高 明
编辑室启事(二)	编 者	宫女与妓女	施蛰存
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二)	张资平	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七)	张资平
十三 日		十八 日	
卖艺	涛	翻译之难	林语堂
窃钩者流(三)	朱 雯	在江轮上(二)	侍 桁
水力发电	琼	送丧途中	赵家璧
云南的猓獭(二)	王 俞	澳洲土人之奇闻(二)	维 翰
恋爱是无条件的吗?	韦纪女士	憔悴的弦声	叶灵凤
民意测验	编 者	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八)	张资平
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三)	张资平	十九 日	
十四 日		“请大家同来一哭”	星 子
“傻”与“聪明”	紫 霞	在江轮上(三)	侍 桁

面壁绮语	叶灵凤	谈“自由谈”	倚 岗
科学新兵器	逸	无相庵随笔	施蛰存
写给未婚的姊妹们	紫玖女士	世界最大的房屋	混
澳洲土人之奇闻(三)	维 翰	编辑室	编 者
编辑室启事	编 者	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四)	张资平
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九)	张资平	二十五日	
二十日		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(续完)	郁达夫
韩将军的笑	高 明	燕子姑娘(一)	叶灵凤
莲花落(一)	穆时英	我们所要求的文学	顾凤城
我所萦怀的妹妹	碧遥女士	“肉食者鄙”	老 天
三弦的弹奏者	江天蔚	买旧书	施蛰存
科学新兵器(二)	逸	美国飞机的制造量	混
民意测验	编 者	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五)	张资平
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)	张资平	二十六日	
二十一日		外强中干的文人	卢隐女士
“雅”与“俗”	杜 衡	燕子姑娘(二)	叶灵凤
莲花落(二)	穆时英	伟人与“死”	赵家璧
鲍乔谐话抄	施蛰存	已故诗人韩蕡伯	平
从世界语展览会归来	左 企	圣诞节的礼物	王莹女士
四大作家电贺高尔基	宜 闲	编辑室	黎烈文
投稿简章	编者时	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六)	张资平
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一)	张资平	二十七日	
二十二日		“自杀”与“被杀”	玄
关于小说的评述	谢六逸	燕子姑娘(三)	叶灵凤
莲花落(三)	穆时英	苏州印象记	振 甫
瑞士的少女	剑 风	尊愚论	岂 凡
自杀的统计	青 浩	宇宙光	海 天
科学新兵器(三)	逸	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七)	张资平
齐柏林之成绩	卜	二十八日	
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二)	张资平	排天才	岂
二十三日		按摩	卢隐女士
文明利器	叶圣陶	无相庵随笔	施蛰存
萌芽(一)	杜 衡	苏州印象记(二)	振 甫
面壁绮语	叶灵凤	姊姊的恋	彭雪珍女士
童年的梦	高 明	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八)	张资平
新妇女——爱情的戏子	鉴 泉	二十九日	
全世界的人口	混	长寿运动	陈望道
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三)	张资平	按摩(二)	卢隐女士
二十四日		谈难	傅东华
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	郁达夫	悲壮的祝福	程耘平
萌芽(二)	杜 衡	苏州印象记(三)	振 甫
电气广告的构造	丽 苹	杀人凶器的归宿处	严